

家乡的小燕子

□ 刘先畅

仲夏时节，北京阳光灿烂，充满热情，但是早晚还是凉快的。

7月1日，星期六，晚上10点多，我看到北京的影友袁熙伯发了一条朋友圈：两张照片之上写着两行字——屋子外面新的生命，已经马上会飞了！新生命的到来，孕育着新的希望。加油！美丽的七月。文字之下是一窝4只小燕子仰望世界，跃跃欲飞。

人与燕子，同处屋檐下，同住一个家。我立刻想到的只有四个字——友善！和谐！面对此情此景，我点赞并评论道：惊喜！燕子做窝育雏，四雏待飞。福鸟带福！益鸟增益！燕子筑巢友善、幸福、安康之家。袁熙伯表示赞同，立即回了一个赞。

那一刻，我感觉更凉快了。今年的某些时候，人们普遍感受到了全球变暖的加速，开始担心长期平均温度会逐渐接近这个临界点。

在这种气候里，我们盼望天气更凉快一些。

我与袁熙伯第一次见面，是在入驻中华文化园内的北京十月天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里。虽然只有一面之缘，但是我们颇有共同语言，他骨子里那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热情、朴实、善良的品质，能给人带来不容置疑的信任感。

作为电影制作人、投资人，他对电影有着自己的见解与追求。我们谈到了电影《上甘岭》《长津湖》《消失的她》，还有拟拍电影《胜利日》《狱中八条》等等，都希望中国这个电影大国早日迈进电影强国之列。在此进

程中，我们能多做点有益之事，贡献各自绵薄力量，以更多优秀作品鼓舞人，践行厚德载物，上善若水。可以这样说，他与我真是“英雄所见略同”，让我受益匪浅，深以为然，并对他肃然起敬。

反复端详他发的雏燕照片，我不禁回想起重庆南川老家的小燕子。

此时此刻，它们应该在凉爽的燕窝里琴瑟和鸣，相依而眠，“沙暖睡鸳鸯”，或许还簇拥着自己的小宝宝，一起等待着美好的明天。正是“巢成雏长大，相伴过年华”。

忠诚为善，背叛为恶。燕子有着明确的责任感，都是一夫一妻制，彼此忠诚，相互善待，经常成双成对，龙凤呈祥。它们不奉行单身主义，也不组建丁克家庭，不会放单线单飞在外，夜不归宿，也不会纠结“才会相思，便害相思”的欲罢不能，更不会承受“离又离不了，和又和不了”的无尽煎熬。

已到子夜时分，心中泛起的凉意驱使我打开手机，通过网络摄像头，遥看老家的夜色斑斓，只是我左看看右看看，也看不到家乡燕子一家的睡态与温馨。

平日里，透过摄像头，能看到老家的大门和门外的院坝，看看年迈的老母亲、老父亲是不是关门外出。看到他们开门在家，或者在院坝走动，间或健身，心里就特别踏实。

还好，在手机界面里，有时可以捕捉到燕子一闪而过的身姿。

回到老家时，我习惯全神贯注地观察燕子的生活轨迹。它们在天空中翻飞，在电线上伫立，在燕窝里呢喃，唧唧唧唧的叫声，传达出它们的欢快，也感染着我的心境——自由自在的欢乐开怀。

这个习惯来自我们小时候。“江上燕子飞来频”“频已衔泥到座隅”。燕子每年都飞进寻常百姓家，也在我家老屋的堂屋（客厅）筑巢育雏，“那管是小户蓬窗，那管陋屋荒陬，牠总是一样的依恋，一样的痴情”。

那时，父母亲就多次讲，做人就做好人，跟燕子一样，做鸟就做益鸟。

话虽简单，道理却不简单。父母亲是要我们从小明白，与人为善，损人为恶；除害为善，加害为恶；并信奉不以善小而不为，不以恶小而为之，努力有善可陈，犹如可爱的小燕子。

父母说，燕子是益鸟、好鸟、福鸟、神鸟、吉祥鸟，是“害虫杀手”，喜欢筑巢好人家。

于是，我对燕子的好感从小就扎了根、发了芽、结了果，还暗暗地下了决心，像燕子那样为人处世，与人为善，带福增益。

燕子是一种十分讲究卫生的鸟类，它们会选择干净、安全、舒适、友善、和美的地方筑巢。反之，它们不屑一顾，不屑为伍。更重要的是，燕子是忠诚的精灵、善良的天使，跟蜜蜂一般勤奋，为我们带来益处，带来吉祥，这让我对它们刮目相看。

我们身处内地，所见燕子不是高尔基描述的“暴风雨的预言者”——勇敢欢乐海燕。但是，燕子伴着回忆，回忆里有燕子，夜风传花香，安静又美好，那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生态。

当天晚上，我竟然梦见自己变成一只燕子，和其他燕子一起，在碧蓝辽阔的天空中自由翱翔，在碧波荡漾的水面上欢快飘荡，划出一道道优雅华丽的弧线，绘出一幅幅和美宜人的图案。

7月2日，早上5点，北京的天已大亮，凉风习习，鸟声阵阵。我来到小区花园走路，听见麻雀叽叽叽，喜鹊喳喳——喳喳，鸽子咕咕咕——咕，看见它们在步游道、草坪上、树枝间欢快觅食。

只是我没有看见燕子上下翻飞的灵动倩影，也没有听见燕子唧唧低吟的悠扬歌唱。我双眼搜寻着燕子，暗自盼望着燕子在熹微的晨光中，感受着凉爽，心中有锦绣，口中有繁华，为人世间飞出一道道美丽风景。

小区里满树的核桃、白果、苹果、桃子、楸子、山楂正进入成熟季，不知其中有没有这些益鸟穿梭来往的功劳，也不知家乡的小燕子是不是别来无恙。

如果我们出国在外，一路同行，或者偶然相遇，作为中国人，我们都会情不自禁地说，我们是老乡，中国老乡，我们的家乡在中国。

那一刻，我们不一定会计提及家乡的小燕子。但是，家乡小燕子的剪影泛着光，还是定格在我的脑海里，或者灵动在我的眼眸里。不论身在何方，也不论面临何种气候，我心中还总有一个祈愿。

我祈愿岁月静好，国泰民安，无论是北京的燕子，还是重庆的燕子，它们都能事随心愿，自由自在，比翼双双飞，幸福千万里。

我猜想，在全球变暖的环境里，燕子们不仅仅是习惯随季节迁徙，飞越千万里，在南北切换栖息地，而是通过劳作、生活、繁衍，为人类提供有益信息，一起应对全球变暖。

想到这里，我心里又泛起了凉意，漫步在徐徐晨风中，浑身感觉到了凉快。

黎香湖拾贝

□ 周鹏程

1

一滴水，自苍穹而下。全心把一个弯曲的大片干旱沟谷地带感染为水域，继而成湖。积水成渊。

大观方圆几十公里大小山头仿佛全悟透上善若水的玄机。

在悠悠的皮划艇上笑谈人生，看水，看花，看日落。这，难道不是一株水草的幸福？

2

人们从四面八方汇聚于此，像候鸟。把生活迁移在八百米以上，避暑或度假，换一种活法。

挖野菜、洗水果、遛狗，偶尔也谈论过眼往事。

不管怎么忙碌，总有一副鱼钩在水中潜伏。

不知名的水鸟在湖面一晃而过，近处的丛林是它们的栖息地，与人类毗邻，水那边。

水鸟，那么渺小，有时却像高飞的鹰。

它们掠过水域波光粼粼，像老人在夕阳下露出安详的皱纹。

3

它是岛上一棵高昂的树。

一些梅，胭脂滴滴；一些梅，红颜淡妆；一些梅，花如碧玉，它都视而不见。

黎香湖的晨钟暮鼓，大观园里樱花浪漫开，它都见过。无数少男少女花前月下呢喃的样子、透明的婚纱，它都见过！它却淡定地说，什么都没看见。

它就是它。看破不说破。

4

一片开阔地。

浪花，溅入一个人的内心。

时间回响。

在黎香湖上，墨守初衷。

万物如我，我如万物。

不知道她还会不会回来？划小船的笑脸是否将定格为永恒的风景？

低飞的彩蝶。

会不会是今夜的一道梦境？

5

一个人在黎香湖畔寻找蹄声，难道他要踏破千山万水？

是谁把一粒石子投向生活？

也许划伤的并非岁月。带露珠的野花和一个人作最后告别，那是一滴泪，在旋转。

心中的希望冉冉升起，一滴泪快速融进水里。

一片泛滥无形的水里，大观引吭高歌。

一座崛起的新城。在湖边，春心荡漾。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重庆市新闻媒体作协副主席）

遇见梦幻紫

星火鸟

当清晨的那一缕阳光射向云端，整个大地被点亮

当山间的那一滴露珠眨眼去乡野，整个花海被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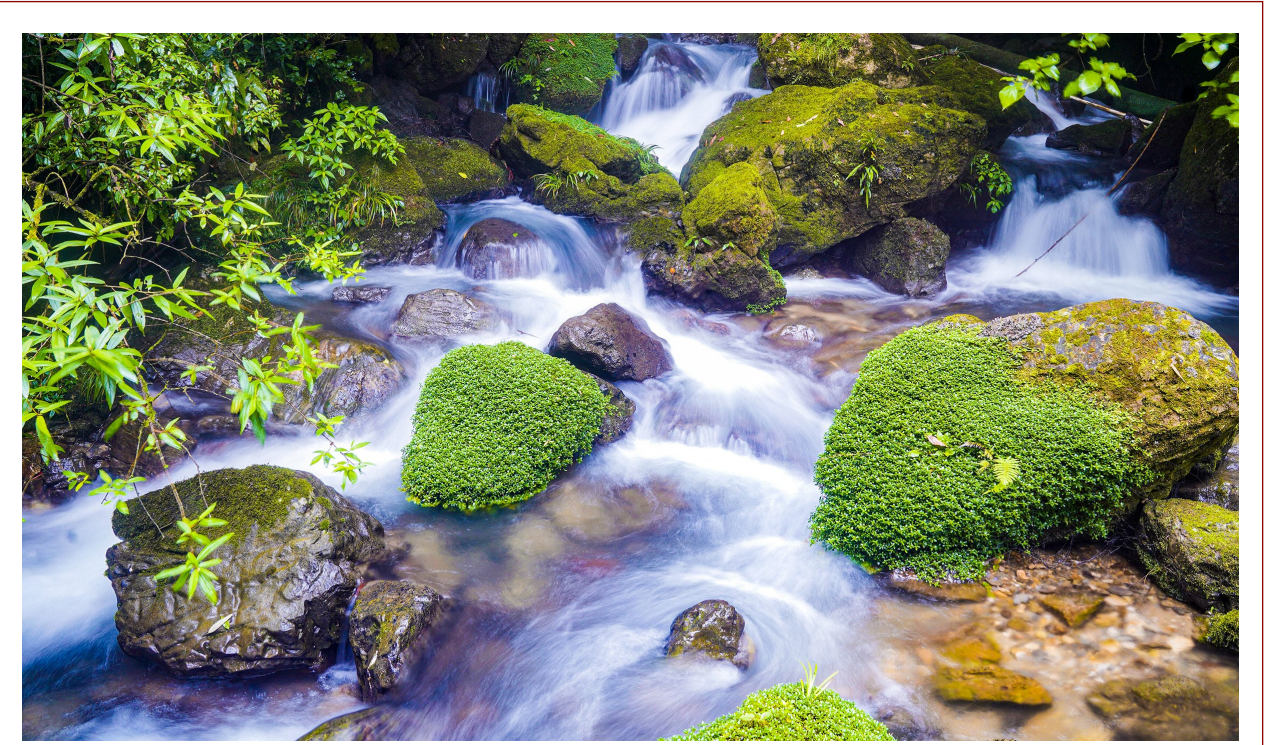
玉簪花，马鞭草互不谦让斗艳芳菲。一个在乐村，一个在山王坪

不同的经纬度，同样的色彩梦幻紫将它们连成片片花海

你瞧，无论置身何处有花的地方，就会俘获芳心有草的地方，就会生机盎然

微风轻拂，姑娘们舞动白色裙摆奔跑，旋转，起舞仿佛走进了普罗旺斯

等风掠过，香气吸满了整个鼻腔闭上双眼，等着颜色变幻与草木花草追寻所有浪漫



泉水叮咚

胡波 摄

真相大白

□ 熊芯

“你到底说不说？”杨现林又厉声问道。贼还是一声不吭。

这时人们更加愤怒了，纷纷挤上去，这愤怒就变成耳光、拳头、木棍，变成了鞋子、耳掴和唾沫星子。一会儿工夫，贼连“嗷”“嗯啊”也没有了。杨现林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连忙制止人们停下手来。“快松绳子，快松绳子，再这么折腾，怕是要死人了。”何江红一边喊一边松着绳子。随着绳子的松开，贼就顺着树干掉下地来瘫在地上。

杨现林蹲下身子，把手放在贼的鼻子上，他虽然感觉到了还有点气息，但已经是相当微弱了。于是他仰头看了看四周的人说：“快！快把他抬进屋去！”

杨现林把从贼身上解下的绳子随手扔在门口，何江红从暖瓶里倒出热水，她一边吹着一边往贼的嘴里灌。贼开始还不肯张嘴，何江红火气冲上来对着他骂：“不想活了啊！”有人蹲下来掰开他的嘴，热水到了嘴里他就吭哧一声。这时杨现林对人们说：“都回去吧，今天本是我们三个人蹲守，他拴在这里了，天明我们把他送到乡派出所去。”

一群人你看我，我看你，都不知如何是好。

杨现林又说：“都回去吧，现在打成这个样子，还怕贼会跑了？”听了杨现林的话，大家才陆续散了，晃着手电光，各自朝自家走去。人们走了，杨现林叫何江红关好大门，急急地用湿毛巾擦掉贼

脸上已干的血迹，凑近仔细看看。他心里很难受，他知道这人不是贼。从这人被吊起来第一声嗷叫的时候，他就感觉这人很可能就是他前几天才在集镇上见到的洪洞村的那个哑巴。

看着偷鸡贼，杨现林急忙叫何江红给那人弄点吃的。何江红点燃柴禾，准备先弄点稀饭。月亮穿过云层，今天又是十四，月亮已经长得像杨现林那面破锣一样圆。何江红手忙脚乱地给那人喂了稀饭。边喂又边想到自己的男人，如果男人在外边也被一群人毒打，或者受欺负，不是很遭罪么？想到此，何江红觉得刚才自己对这个偷鸡贼下手也太重了，于是，何江红小心翼翼地又给那人喂了几勺稀饭。

喝了稀饭，那人就活泛了过来，已经能坐了。何江红又从碗柜里拿出一个冷馒头掰开一块，递给那人。那人一见白面馒头，突然来了精神，一把抢过去塞进嘴里。

吃过东西，那人就睡了，而且是扯着鼾声睡着了。杨现林就坐在他旁边抽烟，一支接一支地抽。他现在能做的只有一条，就是把这人放了。如果不把他放了，天亮了，他真不知道应该如何收场。放了可以给村民们说，后半夜，大家实在是太困了，都睡着了，这贼就趁机跑掉了。

天快亮的时候，杨现林推醒哑巴，他让何江红捡起门口的绳子，一手扶着那人，向村西头唯一的出口走去。路的两边杂草及腰，一尺多高的马耳杆，把

并不宽敞的山路弄得有些黝黑。

出了村口有一里多路，杨现林才把绳子解开，对那人说：“走吧，快快走吧！”那人看了一眼杨现林，很茫然地向前走了几步，然后转过身来，“扑通”一下跪在地上，向杨现林叩了一个响头，站起来抹了一下快要涌出的眼泪，嘴里“嗯嗯啊啊”的叫，手上上来回不停地比划。杨现林却不能领会对方说了些什么，比划的手势暗示什么，急得那人憋出一张红的脸，直跺脚。此刻，一对鸟儿掠过天空，哑巴目光如炬，看着飞翔的鸟儿，似乎心里有了办法，他“嗯嗯啊啊”指着飞翔的鸟，使脚的跺脚比划着，费了很长时间跟在杨现林身后的何江红才明白，哑巴在说龟背下有个山洞，在山洞里他看到有很多类似禽类的羽毛。

杨现林理清哑巴到村里的来龙去脉后，顿时恍然大悟，原来哑巴是专门来给村里人报信的，也许村里丢失的鸡，并不是小偷所为，极有可能是被什么动物叼走了。想到这些，杨现林心里更加自责。

杨现林点了一支烟，对着哑巴用手指点了点自己的胸口，示意哑巴自己明白了他所要表达的意思，这时哑巴脸上才露出了让人难以察觉的微笑。杨现林瞅着哑巴一点点远去，一点点模糊，最终看不见了。

哑巴走了，微弱的光从林中透过来，打在杨现林身上，何江红眼里能看见那些树木在随风晃动。

小说连载 (11)

又见炊烟斜

□ 张广旭

父亲的短信很短，说学习不要太累，努力就好；又说周末若是想回，可以亲自来接；还说院子里我打小栽的那几棵柳树，纤细的枝上发了密密的嫩芽，稍有一点风，便像是一缕缕的炊烟在招展。

起了几丝风。眼光越过堆叠的高楼和喧嚣的街道，仿佛看到那背着青葱高山、小河潺潺山路弯弯的村落里，一缕缕炊烟，斜斜的，袅娜上天空，然后在风里凌乱，凌乱成爷爷奶奶额头上被岁月揉皱的深深浅浅的纹理。

清晨的山村宁静安详，犬吠只是偶尔，忙碌的是炊烟。红日未拂开云层，青山未吹去晨雾，早起的炊烟便在早起的烟囱里探出头来，漫上青山层叠的叶丛里，又融合进逐渐散开的薄雾里，叫你分不清哪是烟，哪是雾。浓白的、淡雅的、丝绸状的、薄纱样的，一缕缕次第升起，优雅地缠绕上青绿得还不明朗的青山那结实的腰肢，像极了一群淘气的孩子伸出白皙的小手环绕住长辈的脖颈肆意撒娇，然后又一忽儿四散跑开；又像就要出远门的青壮年依依不舍搂抱住渐老的父母的肩膀，然后不得不毅然决然地启程。晨早的炊烟是朴素的不着荤腥的，也许是因为这山村的早餐更多的是稀饭就馒头，最多添加上一小碟泡菜，少了油腻和酸辣，所以才酿出这独有的风轻云淡，雅致疏朗。鸡鸣声起，叫起了犬吠，叫醒了村庄，也叫散了晨雾和炊烟；于是装在屋子里的人们，便陆陆续续地，像炊烟散落进天空里，一个个，一簇簇，散落在田埂上，散落进庄稼里。

最浓炊烟是正午。劳作一上午的人们，用手背拭了汗珠，总是心不在焉地拄着锄头，三三两两地闲聊着家常。闻烟如味，你想那越来越促的蔓延开去的炊烟里，这家的回锅腊肉飘香，那家的咸菜土豆汤浓……谁还能静下心来劳作？都掐尖了耳朵等着家里传来“吃饭了”的吆喝，便顾不得唠嗑也顾不得拍掉粘在袖管里的清新泥土味，急急忙忙扛锄头回家。

饭罢，但凡日光稍有些热烈，人们大多会围聚在树荫下喝着涩涩的茶，闲扯着生活的甜。我们呢，一群小孩儿也坐在边上，撑着脑袋故作津津有味地听着，或者顾自用棍子去捣蚂蚁的洞穴。这大抵是一天中最悠闲的时刻。温度稍减，众人也离开竹藤椅和木条凳，扛上锄头，各自到地里劳作。

傍晚的炊烟是彩色的。太阳被时间消磨成晚霞，在晚霞的映衬下，整个村庄都沉浸在温暖的彩色炊烟里。散落在田野里的人们，一个一个地，重新装进叫做“屋子”的盒里。随着黑的天幕渐渐合拢，炊烟开始睡去，屋子里的灯开始亮起，每一面窗户都透露出温馨和崭新的憧憬。

还记得那次归家，现在想来似乎有些遥远，却又久久挥散不去。母亲推掉了很多琐事，陪我走了一圈家乡新开发出来的向家沟新农村基地。第一期是油菜花基地，田间小道蜿蜒缠绵，五彩的油菜花竞相绽放，微风拂过，黄浪翻涌，蜜蜂的辛劳把花的香传遍了每一个角落。第二期是稻田鱼基地，稻秧播种的季节未到，一丘丘的水田微波荡漾，沐着温暖的阳光，有鱼儿在澄净明亮的“镜子”里巡游。一栋栋窗明几净又各具特色的农家院子里，时不时瞧见闲坐的老农，头顶草帽，笑声爽朗，也有地里拄着锄头，三三两两聊着丰收的话题。母亲一边和他们打着招呼，一边忙着给我说：“这才是第二期项目呢！第三期正在启动。你下次回来，也许又是一个大变化。”

夕阳西下，炊烟又从农户的烟囱里蹿出来，沐浴着暖暖的夕阳。渐渐地，晚霞映红了家乡的那一方天空。

暖暖远人村，依依墟里烟。

收回停留在堆叠的高楼和喧嚣的街道上的目光，满心祈祷今晚能有风，风里能有梦，梦里回趟家，再见炊烟斜。